

古畫中的「螽斯」

「螽斯羽，詵詵兮」何蟲也？

《詩經·周南·螽斯》云：

螽斯羽，詵詵兮，

宜爾子孫，振振兮。

螽斯羽，薨薨兮，

宜爾子孫，繩繩兮。

螽斯羽，揖揖兮，

宜爾子孫，蛰蛰兮。

《詩經·周南·螽斯》篇，是以多產的昆蟲「螽斯」來比喻人的多子，是一首祝人多子多孫的詩。《全唐詩》中提到「螽斯」的詩有五首（註一），其中李群玉〈哭小女癡一作癡兒〉詩，也有「子孫蕃育羨螽斯」句。因此後人就以「螽斯之徵」、「螽斯衍慶」等，來祝頌別人子孫衆多。民國七十五年，故宮舉辦過「草蟲畫特展」，九十年又推出一項名為「草蟲天地」的特展。這些以昆蟲為主題的古畫中，就有「所謂」作為多子多孫的象徵的「螽斯」。雖然這些古畫中的草蟲，確實是昆蟲學的螽斯類，卻不是《詩經·周南·螽斯》篇的「螽斯」。

此篇所詠「螽斯」，究為何種昆蟲，歷來各家詮釋不一。筆者董理舊說對此蟲在名物的爭議時，已發現歷代注家對「螽斯」之詮解雖多有歧異，不過對原詩描述「螽斯」所用三形容詞「詵詵、薨薨、揖揖」之釋義相同，不脫「衆多、聚集、飛翔振翼」三種詞義。據此而推得《詩經·

螽斯》所描述的「螽斯」，應屬於昆蟲學的「蝗蟲類」，或為具有集群飛行遷移習性，嚴重為害農作物的飛蝗（圖一），而不是分散棲居、對禾稼不甚為害的昆蟲學「螽斯類」。（註二）

徐鼎《毛詩名物圖說》和岡元鳳《毛詩品物圖考》的「螽斯」圖歷來各家對於《詩經》昆蟲的考證、注釋，皆以考論文字著手，復以文字的形式來陳述，未有圖解說明，以致說解的效果不彰。或鑑於此，

毛詩品物圖攷卷六

蟲部

螽斯羽詵詵兮

キリギリス
ウリケムシ

傳螽斯，蝗蟴也。集傳：蝗屬長而青，長角長股，能以股相切作聲，一生九十九子。○爾雅：蜚螽，蝗蟴。音斯。邢昺云：螽，周南作螽。斯，七月作斯。螽，惟字異。艾倒其實，一也。一名蝗蟴，一名蝻，一名蝻，一名蝻。總名斯。語詞註家以為蝗蟴，則今古里吉里斯也。



浪華岡元鳳纂輯

圖二 《毛詩品物圖考》裡的「螽斯」

乾隆三十六年徐鼎撰《毛詩名物圖說》，在每種動植物之後繫以圖示和集說；乾隆四十九年日人岡元鳳撰《毛詩品物圖考》以詩句名篇，除附圖之外，引用各家注釋且酌下己意，眉目清楚。徐著雖然「圖」、「說」兼重，畫圖風格仍嫌簡陋，至於《毛詩品物圖考》的圖畫，都屬名家工筆摹繪，形態逼真。

二氏所畫「螽斯」，其觸角絲狀，與體軀等長或長於體軀，顯然是螽斯類。但徐圖的「螽斯」，卻又復眼顯著，有如蝗蟲類。岡元鳳原文曰：「註家以為蝗蟴，則今『吉里吉里斯』也。」根據《日本昆蟲大圖鑑》（註三），日語「吉里吉里斯」即「螽斯科 Locustidae (Tettigoniidae)」。

不過所畫「螽斯」雌蟲的產卵器，不是螽斯類的刀狀、劍狀或針狀，而是蝗蟲類的短粗產卵器（圖二）（註四）。所以古人畫出的《詩經》「螽斯」，兼有著蝗蟲類與螽斯類的特徵，模稜兩可。



圖一 「螽斯羽，詵詵兮。」（飛蝗偏地） Jean-François Duraton博士提供



洪章夫

宋人畫草蟲瓜實



圖五 宋人《草蟲瓜實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蝗蟲是多子多孫的象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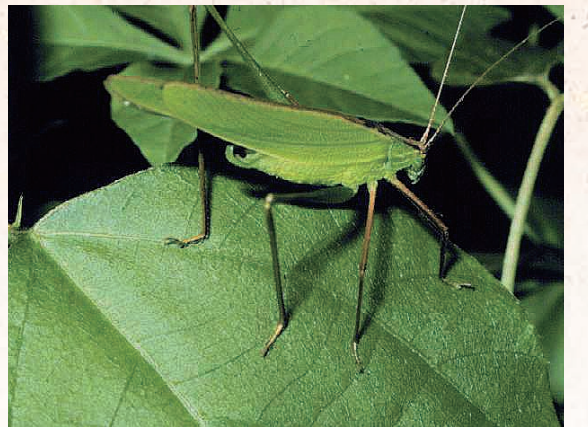
清牟應震在《毛詩質疑·毛詩物名考》中〈昆蟲部第四〉裡，對昆蟲有不少合乎昆蟲學的描述。牟氏如是描述「螽斯」：

身長寸許，色灰褐，首股斑文如玳瑁，四羽六足，後二股長而澁，摩羽作聲，故曰動股。子如稻米，色純黃，以尾穴地，生子土中，深三四寸，次年出土，常數十也，故詩取以喻子孫之盛。(註五)

此「螽斯」的形態及生態注釋，「後二股長而澁，摩羽作聲」及「以



圖三 昆蟲學的「蝗蟲類」 Jean-François Duraton博士提供



圖四 昆蟲學的「螽斯類」 楊正澤博士提供

尾穴地，生子土中」，正合乎「雄蟲用後足股節內側與前翅摩擦發聲」和「穿土成穴而產卵」的蝗蟲類(圖三)特徵。螽斯類(圖四)雄蟲用左、右前翅互相摩擦發聲，雌蟲產卵於葉片或莖幹上，或植物組織內。不過如果一年只有一代(「次年出土」)，生子也只有數十，那麼此蝗蟲就不是飛蝗了。

牟應震指出「故詩取以喻子孫之盛」，可見《詩經·周南·螽斯》用來作為多子多孫象徵的草蟲「螽斯」，就是昆蟲學的蝗蟲類。可是昆蟲學又有螽斯類，因此今人往往把古

畫中類似昆蟲學螽斯類的草蟲，誤解為《詩經·周南》用來作為多子多孫象徵的「螽斯」，而解釋該圖是一幅吉祥題意的作品。

吉祥草蟲畫

宋人《草蟲瓜實》圖有如下題詞：「草蟲棲葉愛清香，瓜實含芬引蔓長，佳種東門宛形肖，如聞逸韻味甘芳。」後兩句是指此瓜非比尋常，如同佳種東門瓜，味道甘香甜美。正與「瓜實含芬引蔓長」句相對應，指不僅兒孫成行，且為佳兒。至於瓜香引來的那一隻草蟲(圖五)，有如絡繹，而絡繹確實是螽斯類的一種。可是昆蟲學螽斯類的昆蟲，並非《詩經·周南》的「螽斯」，所以就不能用此草蟲來作為多子多孫的象徵了。

宋韓祐的《螽斯綿賸》圖，雖然畫名是「冊頁」上原有的題簽，但是「畫」上，韓祐沒有題「螽斯綿賸」或題詞。韓祐未在畫上題字，畫意不明，後人根據畫的內容加上籤題「韓祐螽斯綿賸」(圖六左上角)，非作者所題。畫中瓜瓞綿綿，固然是多子

多孫的象徵。但是所畫的草蟲，雖然是昆蟲學的螽斯類，卻不是《詩經·周南》的「螽斯」，也就不能和瓜瓞一併用來指說此畫含有祝願子孫眾多的吉祥寓意。

清曹有光的草蟲畫，右方留白處，有畫家自題詩句：

辛卯七月之望，寫得高棚絡緯送秋聲之句，西冷時士曹有光。

此畫雖然有螽斯類的絡緯，棲息在豆葉上(圖七)，並不列為吉祥草蟲畫，而依畫家自題詩句，以《絡緯送秋聲》為畫名，點出創作的季節和主題。網路上有人提及曹有光的《螽斯》圖，但是未附圖片，不能確認是否就是《絡緯送秋聲》。宋林椿的《葡萄草蟲》圖，有螳螂、蜻蜓和螽斯類草蟲各一隻。清王正的《秋卉草蟲》圖及傳言五代徐熙作的《花卉草蟲》圖，也都各有螽斯類草蟲一隻。或因無瓜蔓、瓜實同在，這些古畫中的螽斯類草蟲，並未被「誤解」為象徵多子多孫的「螽斯」。

古畫若無畫家自題詩句，後人往往代古人擬畫名。上述宋人《草蟲瓜



圖六 宋 韓祐《螽斯綿跽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清 曹有光《絡緯送秋聲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註釋

1. 據寒泉資料庫: <http://203.68.135.131/coolspring/index.htm>
2. 洪章夫〈從昆蟲學角度釐清《詩經》中「螽斯、斯螽」的物種〉，《國文學報》，第四十三期一至四十一頁，民國九十七年六月。
3. 松村松年《日本昆蟲大圖鑑》，東京：刀江書院，一九三一年。
4. 岡元鳳纂輯《毛詩品物圖考》，平安杏林軒、浪華五車堂全梓，天明四年（一七八四年）。
5. 牟應震撰，袁梅點校《毛詩質疑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一九九一年。

實〉圖及韓祐的〈螽斯綿跽〉圖，所畫草蟲，或許經昆蟲學家鑑定為螽斯類。但是因為名稱的變異，導致「張冠李戴」，致使後人代擬的畫題及今人描述畫中的內容，可能皆失作品的原有題意。至於昆蟲學界當初如何選擇並使用古籍中已有的「蝗蟲」和「螽斯」來命名兩類昆蟲，則尚待來日續以探討。

筆者對中國畫毫無研究，但仍願提供己身探討《詩經》昆蟲所得，讓中國畫專家們了解蝗蟲、螽斯兩類昆蟲名稱的變異，對草蟲畫，能作更合乎畫家原意的詮解，此乃筆者野人獻芹之初衷。

作者為美國農業部退休昆蟲學研究員